



——| 中国文学知识 大课堂 |——

ZhongguoWenxueZhishiDAKETANG



萧 枫·主编

民族文学兴衰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

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

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辽海出版社

1102708

中国文学知识大课堂第十六讲

民族文学兴衰

萧 枫 主编



淮阴师院图书馆 1102708

辽海出版社

学文苑因赠心会环数桂

(28)		
(20)		
(811)		

目 录

原始社会少数民族文学

少数民族古歌谣	(1)
少数民族神话	(7)
少数民族史诗	(39)

奴隶社会少数民族文学

少数民族民间歌谣	(53)
少数民族民间传说	(70)

封建社会少数民族文学

少数民族民间歌谣	(83)
少数民族民间传说	(95)
少数民族民间故事	(118)

目 录

学文苑另编少会封裁期

(1)	部理古苑另编少
(7)	部理古苑另编少
(28)	部理古苑另编少

学文苑另编少会封裁期

(22)	部理古苑另编少
(70)	部理古苑另编少

原始社会少数民族文学

少数民族古歌谣

北方地区古歌谣

我国北方地区蒙古、满、朝鲜、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民族的先民，生活在茫茫的林海雪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狩猎成为他们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其次是采集。二者决定了他们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心理状态，从而对其古歌谣的内容和特征形成了规定。

1. 劳动歌

劳动歌主要指直接反映劳动生活的民歌，包括劳动号子、渔歌、船歌、猎歌、樵歌、采茶歌、舂米歌、车水歌等等，它在古歌谣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动歌直接源于劳动生产，反过来又起了协调劳动动作，减轻疲劳、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歌唱形式多为“一唱众和”，其节奏与劳动本身的节奏相适应。在我国少数民族劳动歌中，还有一部分是表现原始先民的愿望和思想情感的。

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在解放前仍处于原始公社末期，阶级分化并不明显，故保存了丰富的原始游猎生活的民歌。鄂温克族叙事体的《黄羊歌》以老黄羊和小黄羊对话的形式，从反面表现了猎人的生活。

鄂伦春族的《我从小生长在兴安岭》、《喜欢》、《高高兴兴的兴安岭》等表现了人们对狩猎生活的热爱。

达斡尔族和赫哲族还保存了不少渔猎古歌，主要有《打猎人的歌》、《打雁歌》、《捕貂歌》、《富饶的大河》等。

达斡尔族较早的歌谣还有《放鹰歌》、《采果歌》、《采柳艾》等。

2. 生活歌

生活歌，通常是指反映人民群众日常劳动和家庭生活状况的歌谣。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题材也很广泛。如田歌、牧歌、妇女歌、孤儿歌、流浪儿歌等，表现了不同境遇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及他们的痛苦和欢乐。例如北方少数民族先民的生活歌，描述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俗，表现了人们的生活情趣。

此外还有不少舞蹈歌词是家喻户晓的民歌，达斡尔族称作“名日格勒”或“哈肯迈勒”，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称作“鲁克该勒”或“名日该仁”。

西北地区古歌谣

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回、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俄罗斯、塔塔尔、土、撒拉、保安、裕固、东乡、锡伯等民族，它们的先民虽然或为土著，或后来迁徙到这一地区，但其歌谣都带有草原文化的风采，与茫茫瀚海、皑皑雪山、辽阔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歌词简短、质朴、雄阔，有着西北地区的特殊风格。可惜辗转相传，大多散佚，只有少量被后人补记在《突厥语大词典》等典籍里。

《敕勒歌》是记载于汉文典籍的维吾尔族先民最古老的歌谣，歌词如下：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古老的歌谣，描绘了敕勒人生活的阴山脚下敕勒川草原的风光：天地辽阔，苍茫壮丽，气象雄浑，牧草怀抱中的牛羊给大地带来勃勃生机，意境深邃。表现了氏族时代人们经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从原始狩猎方式中解脱出来，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的情趣。

公元543年，东魏高欢率军攻西魏宇文泰，为激励将士，令部将斛律金高唱此歌，以挽颓势。此歌约产生于公元429至472年之间，中外突厥学家认为，原歌当为敕勒语，译成汉语后，显然受到了汉族古诗格律的影响。

西南地区古歌谣

生活在我国西南的云、贵、川、西藏等省区的有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纳西、彝、藏、白、怒、羌、景颇、哈尼、傈僳、门巴、普米、拉祜、珞巴、基诺、土家、独龙、阿昌、佤、德昂、布朗等民族，他们以能歌善舞闻名于世。从有关资料看，这些民族在氏族公社时期都有丰富的古歌谣，可惜大部分都湮没了，流传下来的作品，有些是祈求农业丰收及丰收之后酬神时唱的；有的是狩猎前后唱的；有的是祭祀时唱的；有的是请神驱鬼时唱的。其中以劳动歌最为丰富，极有价值。

西南地区的劳动歌非常丰富，有叙述劳动简单过程的，有传授劳动经验的，有表达对劳动成果的某种愿望和情绪的。其中独

龙族的《猎歌》、纳西族的《犁牛歌》、怒族的《龙潭》、珞巴族的《渔歌》等都很典型。

华南地区古歌谣

华南地区少数民族古歌谣指的是岭南百越后裔壮族、侗族、布依族、傣族、黎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仡佬族、京族10个民族先民留下的氏族社会的韵文作品，主要有劳动歌、风习歌和神话短歌。其中以傣族先民的古歌谣最为丰富，这些歌生动地描述了傣族祖先的狩猎、采集、婚配、祭祀等广泛的远古社会生活，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1. 劳动歌

主要有《弹歌》（吴越）；《牛歌》（壮族）；《摘果歌》、《蜈蚣歌》、《拔刺歌》、《虎咬人歌》（傣族）；《蓝靛歌》（布依族）；《砍山歌》（黎族）等。

傣族还有一些古歌谣，其内容是反映劳动的危险、艰辛及传授与大自然斗争的经验、知识。这些歌告诉我们，在生产水平低下下的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多么艰辛，劳动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危险。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他们在神话中所创造的梦幻般的世界背后的辛酸泪。

2. 风习歌

风习歌即反映人们风俗习惯的歌谣。华南各民族的风习歌反映了古代越族先民的风俗，主要有《蚂蜗歌》、《唱东灵》（壮族）；《忆祖歌》、《祭祖歌》、《英郎美道》（侗族）；《睡觉歌》、《叫人歌》、《关门歌》、《闹火塘》（傣族）等。

中东南地区古歌谣

中东南地区的苗、瑶、畲、高山等民族的原始歌谣极为丰富，流传至今的古歌谣以反映劳动生产和娱神祭祖为主题。劳动歌谣多系即兴创作，感事而发。或描写生产劳动的情景，或抒发对劳动及劳动成果的感情，率直自然，热情诚挚；祭祀歌则服务

于一定的宗教目的，往往庄重严肃，宗教色彩浓郁。

1. 劳动歌

苗族的《打杀蜈蚣》、《居诗老》、《则嘎老》等都是苗族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劳动古歌。它们从不同角度表现苗族先民劳动生产的丰富内容，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神奇色彩。

《打杀蜈蚣》流传于贵州黔东南清水江两岸，长达千行，采用轮回问答形式，铺陈叙事，跌宕起伏。它以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反映始祖姜央开荒拓土、打杀蜈蚣的动人情景。远古时，姜央率众以“手指当锄头”，“衣袖当撮箕”，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开了一天又一天，开了一年又一年”，姜央开辟生存空间的艰苦努力，导致与占山霸岭的蜈蚣的矛盾冲突。

姜央与蜈蚣争夺地盘，酿成一场刀光剑影的恶斗。在《打杀蜈蚣》这首充满神话色彩的诗歌里，蜈蚣代表威胁人类生存的自然力量，姜央则是远古初民的神性英雄。姜央与蜈蚣的斗争，象征生产力低下的远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抗，表现了人类制服自然、夺取胜利的愿望与精神。

《居诗老》和《则嘎老》流传于云南东北部和贵州威宁等地。均约百余行，采用押韵不押调的长短歌体。两首歌谣都以苗族祖先的名字为题，表现祖先居诗老、则嘎老率领子孙开疆拓土、艰难创业的事迹。全诗篇幅简炼，结构完整，叙事与抒情兼备。不但讴歌了艰苦创业的民族传统，而且融汇了先民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知识。

高山族长期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产生了许多以原始渔猎兼农耕为题材的歌谣。例如平埔人诸罗山社的《庆丰年歌》、萧垅社的《种稻歌》，以及其他社人世代相传的打渔歌、捕鹿歌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高山族原始社会的古朴风情。传奇般的狩猎生活，是高山族劳动歌的主要内容之一。

高山族有些古歌谣保留着用呼声复沓而成、歌舞默契结合的

原始风貌。这类劳动歌与舞蹈浑然一体，显然是人类诗歌发展史上原始时代“有音无义时期”的产物。

2. 祭祀歌

高山族原始社会崇奉万物有灵，配合渔、猎、农耕、征战等社会活动，产生了名目繁多的祭祀歌。祭祀歌为既定的宗教目的服务，或颂扬祖先功德，祈求护佑，或祀神禳灾避祸，祈求农耕渔猎的丰年。

卑南人的《猴祭歌》是为青少年入会所受训前消灾祈福举行杀猴祭祀而吟唱的祭祀歌。包括“祭猴”和“葬猴”两部分。“祭猴”阐明杀猴禳灾的宗教目的，“葬猴”叙述隆重安葬神猴，请求猴灵携邪魔祸祟远遁。它通过拟人的手法，盛情宴飧猴灵，千言万语叮嘱它到遥远的东方诗乐托山安身立命。

赛夏人在庄严的“矮灵祭”仪式上吟唱的《矮灵祭歌》，主要是祭祀“达爱”亡灵的古歌。达爱据说是远古时代先行抵达台湾的“小黑人”，原来与赛夏人交好，后来反目成仇，被赛夏人设计歼灭。嗣后设祭悼念。

中东南地区的古歌谣，洋溢着各族先民敢于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精神，反映人们在“毒蛇毒虫满地爬”的情况下艰苦开拓的业绩。这一地区的古歌谣，与舞蹈、音乐的关系特别密切。歌词中有较多的衬音，用以协调舞步，渲染气氛。有的号称“歌谣”，其实只有无义音节，保留了歌谣产生之前的艺术萌芽状态，很有研究价值。这一地区的祭祀歌比较丰富，可窥见当时图腾祭祀仪式的一些情形。

少数民族神话

北方地区神话

北方各少数民族均有独特的神话，这些氏族社会的艺术杰作不仅由劳动人民口耳相传，而且保留在我国丰富的古籍中。它们反映了各族先民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为求得生存发展所经历的艰辛历程，是人类进取精神的颂歌。东北地区神话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类，

1. 创世神话

创世神话是反映关于开天辟地、人类起源及人们的祖先创造世界万物、艰苦创业的。卫拉特蒙古神话《麦德尔创世》中讲道：在天、地将要形成之际，万物将要繁殖之时，洪水滔天，天地混沌一片。千年以后，女神麦德尔骑雪白神马，踏遍三千个宇宙。马踏洪水，火星四溅，燃起烈焰，将宇宙尘土烧成灰，撒落地面。时间久了，灰尘越积越多，形成大地。大地浮于水面不稳，女神便命乌龟驮地，乌龟动，地就动。从此，天与地分开。麦德尔女神命一男神和一女神围着须弥山转，男神是太阳，女神是月亮。麦德尔女神使地上的小人逐渐长大，还将自己的一个化身落入大地，生长出万物。

满族神话《天宫大战》新颖独特。大意是：在分不清天和地的时候，有个多阔霍女神，老住在石头里，宇宙神只要得到她，就有生育能力。一次，阿布卡赫赫跟耶鲁里拼搏决战，狡猾的耶鲁里用计谋把阿布卡赫赫骗进大雪山里。雪堆比天还高，阿布卡赫赫冻饿难忍，没有办法，只好啃雪山底下的石头充饥。山

岩里的多阔霍女神和石头都被吞进阿布卡赫赫肚子里，使得阿布卡赫赫坐卧不宁，一下子撞出大雪山，因肚内石头磨擦着火，烧得阿布卡赫赫肢身熔化，眼睛变成日月，头发变成森林，汗水变成溪河。

关于威力无比的萨满神创世，在鄂温克族的老牧民中流传着这样的神话：有个叫保鲁恨巴格西的，他每天用泥土造万物和人类。当他担心泥土用光而发愁的时候，发现在阿尔腾雨雅尔神龟的肚子底下还积压着大量的泥土。他心地慈善，不忍伤害它。正为难时，见一位骑着白马、身背弓箭的英武天神，正从太阳升起的方向飞奔而来，他就是智勇超凡的尼桑萨满。保鲁恨巴格西天神请求尼桑萨满助他一臂之力，尼桑答应了。他摘下背后的弓箭，对准神龟的颈项，一下子便射中了。阿尔腾雨雅尔颤动着身子，离开它俯卧的地方，仰面朝天昏过去了。从此，神龟就用它的四只脚当支柱，牢牢撑起了苍天。只是时间隔久了，压得它困急不堪时，不得不晃动一下身子，这就是地震。

原始人在探索自然，也在探索人类自己。蒙古族神话《布里亚特博的起源》讲，最初有一只大鹰，它受善神的派遣来到人间，与布里亚特的女子婚配后生一子，这是最初的萨满。

鄂伦春族关于人类起源神话有多种。扎老桦树皮成人说的大意是：很早的时候，恩都利看到地上没有人，光是野兽，就用老桦树皮扎成一帮人，让他们拎着棒子，拿着石头打野兽。打死的就吃肉，没打着的也都吓跑了。从这时候起，人就一天比一天多了。另一个则是刻石成人说：很早以前，地上一个人也没有，恩都利搬来五块石头，刻成石人的模样，然后用手摸摸石头的各个器官，石头变成活蹦乱跳的人了。还有一种扎鸟毛鸟肉成人说：很早以前，地上连个人影也没有，光是野兽，有的野兽还能飞到半天空。恩都利天神怕它们飞来飞去闹事，就打雷震死了不少，用它们的毛和肉扎成十个男人。另有熊人交媾成人说，大意是猎

人被母熊抓去同居，生了幼熊。猎人逃走，母熊去追，但总追不上。母熊急了，把幼熊撕为两半，一半扔给猎人，一半留给自己。扔给猎人的是鄂伦春人，留给自己的仍旧是熊。鄂伦春族经过漫长的使用“角弓楛矢”的原始社会，这些精神产品正是其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和思维定势的反映。

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对自己所属的部族和世系血统特别重视。各民族都出现了不少有关的神话传说。蒙古族的《天女之惠》，大意是：在杜尔伯特人游牧的地方，有一座高耸入云的纳德山，山旁有湖水。有一次，一位年轻的猎人在追逐猎物时，偶尔爬上了山巅，发现了一群在水中嬉戏的天女。猎人用皮套索套住了其中的一位，并与她结合。天女生一男孩，但是她不能在人间常住，只得编一个小小的摇篮把孩子挂在树上，又加派一只黄色小鸟为孩子昼夜唱歌。这时杜尔伯特的祖先还没有自己的酋长，在先知的指引下，他们在山湖边的树梢上找到这个男孩，让他做自己的领袖。这个孩子就是绰罗斯家族的祖先。

2. 远古社会生活神话

氏族社会里不同氏族、不同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特别是在原始社会末期，矛盾尖锐到诉诸武力的程度。原始社会末期神话中出现的恶魔、恶神的形象，乃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血族复仇的反映。

鄂伦春神话《喜勒特根》也讲述了人与妖魔斗争的故事。

这则神话认为，西方天神是善神，东方天神是恶神。神话中天神的争夺实际上反映了从原始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蒙古氏族的公社贵族之间进行的掠夺土地和属民的战争。

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了家庭也产生了家庭矛盾。赫哲族神话《月亮的故事》反映的就是这种矛盾。有个叫新芬德都的媳妇遭到婆婆的百般虐待。新芬德都到江边挑水时，偷偷哭泣并向月亮诉说了自己的委屈。月神为之感动，就把她接到月亮上去了。她

离开人间时挑了一对水桶，拔去了一棵老柳树。人们看到月亮上有影影绰绰的黑影，那就是新芬德都。她奔月的时间是八月十五日，所以赫哲族在八月十五日有祭月的习俗。这篇优美动人的神话可与嫦娥奔月媲美，表现出赫哲族妇女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

反映父权制与母权制斗争的还有鄂伦春族关于北斗的来历的神话等。

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神话以漫天风雪、莽莽飞沙和长白山林海、崇山峻岭为基调，在这广大无垠的空间里，诸神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搏斗。这些神的身上，明显地带有地域的标记。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神话都以火为主调，反衬出风雪的肆虐和人们战胜严寒的强烈欲望。北方射日神话中，有天上留三日说，这与南方神话射日后天留一日一月有明显的区别。北方各少数民族神话风格雄浑博大，情节的展开，角色的行动，表现了各族先民勇猛强悍的性格。此外，北方各族神话受萨满教影响很深，出现了萨满诸神及相应的神话。这些神话想像奇特，扑朔迷离，别具风格。

西北地区神话

西北地区各民族的神话，带有草原和瀚海的风采。在这里，冰天雪地和漫天风沙等自然现象被赋予人的灵魂，被不自觉地加工成神奇的形象。在神话作品中，以创世神话和反映远古社会生活神话数量最多，这些神话弥漫着神秘的战斗气息，形成地区和民族的特色。

1. 创世神话

哈萨克族的《迦萨甘创业》是一篇有名的创世神话。

神话中说，远古时代，有位长相酷似人类的创世主迦萨甘创造了天和地。他把天地做成三层：地下、地面和天空。后来，天和地各自增长为七层，并逐渐变大。迦萨甘为了改变天地漆黑一团及严寒异常的状况，用自身的光和热创造了太阳和月亮。从

此，天地之间便有了光明和温暖。迦萨甘住在天的最上层，迦萨甘就是天。天在上，坚牢不动，而地不甘心在天的下面，总是摇晃不定。迦萨甘把地固定在大青牛的犄角上，大青牛只愿意用一只犄角支撑，每当它将地从一只角换到另一只角上的时候，地就剧烈地震荡起来。迦萨甘在大地的中心栽种了一棵生命树，树上结出了像鸟一样会飞的灵魂。接着，他用黄泥捏了一对空心的小人，并取来灵魂从小泥人嘴巴吹进去，小泥人便有了生命。这对小泥人就是人的始祖，男的取名“阿达姆阿塔”，女的取名“阿达姆阿娜”。小人长大结成夫妻，他们前后共生育了二十五胎，每胎都是一男一女的双胞胎，在迦萨甘的主持下组成了二十五对夫妻。从此，人类不断繁衍，以二十五个男性为主发展成为二十五个部落。迦萨甘在创造人类的同时，还创造了飞禽走兽和花草树木，大地上有了人类和万物，呈现出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景象。妒忌光明的恶魔黑暗，不甘寂寞，时常兴风作浪，残害人类。迦萨甘为了捍卫人类的安宁，派遣太阳和月亮去讨伐恶魔。太阳和月亮是一对恋人，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几女私情，勇敢地承担起征伐恶魔拯救人类的重任。由于战斗激烈、频繁，致使太阳和月亮没有聚首的机缘。他们时常流下相思的泪水，化做了雨和雪。它们的泪水引起了迦萨甘极大的同情，他拿起自己的宝弓“迦什依勒”，怒不可遏地狠射恶魔。箭声隆隆，火光闪闪。隆隆的箭声就是天上滚滚的沉雷；闪闪的火光就是耀眼的闪电。在迦萨甘的帮助之下，太阳和月亮越战越勇，不停地追逐驱赶恶魔，并用自己的光和热照耀着大地，庇护、哺育着人类。

柯尔克孜族《创世的传说》说，真主先创造了大地和万物及宇宙其他自然现象，然后创造了人类最早的祖先阿达姆和阿瓦。阿达姆的儿子叫努赫，据说他活了九百五十岁。当时，大地上的人类和其他生物开始逐渐增多。由于沙依坦（鬼怪）的欺骗，人类不再听真主的劝导，走向邪路，出现了很多犯罪行为。

因此，真主引洪水来惩罚人类。为避洪水，努赫做了一个木筏，带上八十个顺民以及各种动物上了米特山。不久，真主又引来第二次洪水，洗刷了整个大地。在这次洪水中，只有努赫和他的三个儿子撒姆、哈姆、贾帕斯及三个媳妇共七个人幸免于难。后来，三个儿子分散在地上的各角落，开发了这些地区。努赫的三个儿子贾帕斯生了秦、吐尔克（突厥）、蒙古勒（蒙古）等几个儿子。贾帕斯死去以后，吐尔克和蒙古勒迁到北方以狩猎放牧为生。秦则迁到南方，以养蚕产丝为生。吐尔克的后裔柯尔克孜汗的子孙很少，所以，兄弟蒙古勒、塔塔尔（鞑靼）的后裔又迁到柯尔克孜汗的牧地来，并互相通婚，在这里繁衍了柯尔克孜汗的后裔。蒙古勒后裔成吉思汗来到柯尔克孜汗的牧地时，柯尔克孜汗的后裔伊纳勒汗正统治这个地区。伊纳勒汗向成吉思汗赠送了红眼红嘴鹰，以示臣服。

《阿丹与海娃》是广泛流传在回族人民中的创世神话。相传在世界上没有人类以前，“安拉”指示用金木水火土捏了一个人。过了若干年代他复活了，这就是阿丹圣人。他在天空中生活，天长日久感到非常寂寞，于是抽出自己的一根肋骨，化成一个女子——海娃。他俩以后受了伊比利斯（魔鬼）的挑唆，偷吃了天堂的仙果，触犯了天规，被安拉贬到地面上生活。从此，他们生儿育女，成为人类之祖先。

《库马尔斯》是维吾尔族的人类起源神话。故事说是库马尔斯的精囊中滴下两滴精液掉在地上，长出了植物。接着植物中长出了一男一女，男的叫摩西，女的摩西娜。摩西和摩西娜遵照天神的意旨合婚配，生儿育女，繁衍子孙，从此大地上有了人类。库马尔斯被维吾尔族的先民尊崇为人类的始祖。《库马尔斯》大约产生在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库马尔斯作为男性在神话中被崇敬为人类的始祖，就是男性在父系氏族公社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and 有着支配权的具体体现。从神话中还可以看出，

在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人们对与人类繁殖有关的生理、医学问题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牧羊人和天鹅女》是哈萨克族解释民族起源的神话。故事说：远古荒芜的草原上，有一位勤劳的牧羊青年，在他精心的放牧下，羊儿长得肥壮可爱。有一天夜晚，他梦见一只洁白的天鹅飞来与他相伴。第二天，他去牧羊，果真有一只白天鹅飞落在他身旁，并翩翩起舞，鸣叫歌唱。正当他看得入神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羊儿被狂风刮得无影无踪。牧羊青年为了寻找失散的羊群，日以继夜地在草原上奔走。他又累又饿，浑身无力。忽然从金花中飞来一只白天鹅，带来一阵凉风，牧羊青年精神一振，又挣扎着向前走去。然而，走了一段路之后，精疲力竭，他又昏倒在炎热的戈壁滩上。洁白的天鹅又飞来了，它嘴里衔着沾满清水的柳枝，让柳枝上的清水流进牧羊青年的口中。牧羊青年复苏了。他从地上爬起来，在白天鹅的引导下，来到一个湖边。湖边长满了葱茏佳木，牧羊青年的羊群正在湖边忙着吃青草，他高兴极了。这时，白天鹅脱掉了洁白的羽衣，变成一个美丽的姑娘。从此，牧羊青年和这美丽的姑娘幸福地生活在富饶的湖边，他们牧放羊群，生儿育女。他们的后代就叫哈萨克。“哈萨克”一词就是白天鹅的意思。这个神话和《阿史那》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说明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有着渊源关系，它们都是突厥民族的后裔。

《公主堡》是塔吉克族的起源神话。故事说，远古时代，在帕米尔高原的西方，有一个名叫波利斯的古老的国家（即波斯）。波利斯王决定与中国联姻，娶一位美丽的汉族公主做皇后。一天，迎亲的队伍娶到了公主，返回波利斯。走到塔什库尔干时，不巧其西边发生了战争，无法前进，被迫滞留下来。为了确保公主的安全，使臣煞费苦心地把她安置在一座险峻的山巅之上，周围密布岗哨，日夜巡逻。过了三个月，西方的烽火平息